

陈刚

近期，澳大利亚政府的外交调整颇为引人注目。澳洲外长朱莉·毕晓普近期表态，澳洲无意参与和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联合巡逻，也不会和近邻印度尼西亚进行这样的海上巡逻。

虽然毕晓普在新加坡的演讲中，仍在民主问题和中国海外投资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压，但她总的对华基调比过去有明显缓和，强调务实发展对华关系，以及不加加剧南中国海等紧张局势的观点。

随后，中国总理李克强对澳洲进行了访问，并在演说中表示，澳洲没有必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，应当走出冷战思维。这次正式访问准确表达了中国对澳洲近期调整外交政策的肯定，中澳双方再次签订巨额经贸协议。

准确来讲，澳洲在地理上并不属于东亚（东北亚和东南亚）地区，其人口数量规模与许多东亚国家也不可相提并论。然而，由于澳洲在亚太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非常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，其在东亚国际关系格局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。

从历史上看，作为英联邦成员的澳洲，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一直追随英美。在一战和二战中，澳洲士兵和英国士兵并肩作战，对抗共同的敌人。冷战

期间，澳洲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和结盟关系日益巩固，美英澳在很多国际和安全问题上的立场都是非常相近的。在当时，澳洲的外交回旋余地不大。

冷战结束以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，澳洲在经贸、人员交往等领域与亚洲诸国，尤其是中国的联系日益紧密，其国内过去较为单一化的西方文化也日渐融入亚洲元素，这从澳洲移民人口的结构、饮食、语言等方面都表现得较为明显。得益于向中国出口大量的铁矿石、煤炭、农产品等商品，澳洲成为过去20年西方国家中少有的增长快速，且没有经历明显衰退的经济体之一。

根据中方数据，2016年中澳间双边贸易额超过千亿美元，澳对华贸易实现顺差335.1亿美元，中国已经连续八年成为澳洲第一大贸易伙伴、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。按照澳洲官员的话说，除了过去殖民地时代和英国的经贸联系之外，在历史上，澳洲从未像今天依赖对华贸易这般依赖于另一国家的经济。

然而，从外交和防务角度来看，澳洲对美国的追随态度并未有根本改变，

澳洲外交转向具有风向标意义

推动这次澳洲外交转向的根本因素，在于澳洲政府对国家利益的审慎权衡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改善和发展与中国的全方位外交关系，符合澳洲人民的根本经济利益，作为非声索国的澳洲，卷入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等是不明智的。

尤其当美国在2009年针对中国崛起，开始采取“亚太再平衡”战略之后，澳洲积极配合，增加了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和安全合作。在外交和地区事务方面，澳洲和中国的互动，并没有因为彼此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密而更为和谐，相反双方在南中国海航行自由、领土争端以及投资审批、铁矿石贸易等问题上不断产生摩擦。两国政治关系虽然总体保持良好，但未能随着经贸联系的加强而更上一层楼，实在令人遗憾。

澳洲在对外关系上，前所未有的出现了在安全和防务上依赖美国、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的分裂局面。一方面，澳洲在政治上和美国“亚太再平衡”战略绑在了一起，客观上恶化了和中国的政治互信；但另一方面受全球经济低迷持续的影响，澳洲又将发展经济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和中国的经贸交往上。这种

国家安全与经济战略目标高度矛盾与冲突的状况，长期困扰着堪培拉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。

推动这次澳洲外交转向的根本因素，在于澳洲政府对国家利益的审慎权衡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改善和发展与中国的全方位外交关系，符合澳洲人民的根本经济利益，作为非声索国的澳洲，卷入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等是不明智的。

此外，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的上台，也终结了奥巴马时期的“亚太再平衡”战略。美国正在执行“美国优先”的更为内向的外交政策，在这种形势下，澳洲没有必要再继续再在战略上靠向美国，参与海上联合巡逻等行动来刺激中国。澳洲外交部近期突然召回全球的大使回国开会，很可能就与这种对中国和美国的战略调整有关。

澳洲此次外交转向，在东亚地区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。首先，澳洲是盎格鲁—美国体系中的重要一员（其他成员包括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新西兰等），与美、英在战略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几乎连为一体。即便这样的国家，尚且出于国家利益，改变过去在美、中之间选边站的策略，转而采取平衡和超然的态度务实发展对华关系，那么在地理上更为靠近中国的其他亚洲国家，就更需要重新平衡战略重心了。

在李克强访问澳洲之后，相信会有更多亚太国家和澳洲一样，进一步调整对华政策，改善和发展与中国的政治互信。就东南亚国家而言，已经准备和中国再次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进行谈判，并期待取得进展。

笔者去年在《联合早报》发表的文章中曾表示，中共的六中全会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，是世界两大权力中心内部的剧烈震动，必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强烈共振，深刻影响世界格局。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，亚太各国大幅调整对华和对美战略，将成为地区国际关系的“新常态”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
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